

浓淡年味

费平

岁岁过年,今又过年。收到一大堆贺年卡时,春节的脚步便临近了。大街上,人们摩肩接踵逛商店,购年货的氛围渐渐浓烈起来。一些社区在广场或公园,请来书画家展纸亮笔、挥毫泼墨为居民写春联;抑或公共场所挂些灯笼横幅,算是过年的气氛了;至多除夕夜与初一交替时刻那震耳欲聋的鞭炮声,“强迫”告知人们这是过年。待初五凌晨鞭炮再次响过,年,基本过了。这年味,是淡是浓? 见仁见智。

对于本人来说,感觉如今过年的味道是愈来愈淡了。小时候,父辈们腊月间里外的忙碌营造起了浓浓的年味。虽然住房条件差,至腊月二十三必要洒扫尘除搞卫生迎“灶王爷”,屋内扫灰刷洗,屋外擦窗刷墙,废纸、碎布等破烂一并送到废品回收站;虽然棚户区家里无自来水,然在刺骨的寒风下被褥、床单、枕套、窗帘、衣服等还要拿到给水站去洗;虽然生活艰苦、物质匮乏,可凭肉票、蛋票、鱼票供应的年货,多少也要在煤球炉上做一点肉丸、蛋卷、爆鱼及我家特产——藕夹子之类的菜迎接新年,哪怕买到配给的一小包金针木耳,皆要翻花头烧些诸如红烧烤麸等菜肴端上年夜饭桌;除夕再晚,也要挤出时间擀皮剥馅做“元宝”(汤团)、“万万顺”(水饺)待初一早晨吃……

除此之外,孩子们把“守岁”的习惯也沿袭了下来,大人给的一角两角“压岁钱”的崭新钞票舍不得用,拿夹针从“聚宝盆”中掏出分币,买些零碎的鞭炮或“火药纸”,噼里啪啦从除夕夜玩至大年初一凌晨,天亮了再挨家挨户拜年,以“恭喜发财”之口彩换取花生、瓜子、糖果。之后寒假的日子更是在堆雪人、逛公园、看电影中惬意度过……至稍长,过年前还增添一件必不可少的事就是买来红纸自写春联,从照搬“听毛主席话,跟共产党走”到自创“人勤百福旺,家和万事兴”,浓厚的文化氛围给年味注入了新机。

如今,时代的变迁,使物质生活充裕了,年味反而逐渐淡了。不但年味淡,连瓜子、花生、小核桃、开心果、香榧子等都已缺少诱惑力,吃在嘴里也无多大香味。年货也不要大量储备,有钱何物买不到? 半成品、现成的,随时随地都可从超市大卖场搬回家;年夜饭也不必忙得团团转,去饭店就能解决问题;春节期间若是亲戚朋友来访,也无须一只只菜炒上桌,围在一起涮火锅最省事;随着老人的去世,春联也没兴致写了,有时买,有时去活动场所讨来……所有这些,品尝不出什么年味,唯有过年长假使平时为工作、生活、家庭而奔波、操劳的我们中壮年男人有了看春节联欢晚会、睡懒觉及会友的机会。不要说我们,就是读书的女儿们这辈也体现不出过年的兴奋,只感觉无非是过年和假期里不必每天六点被闹钟叫醒,更多时间可与电脑亲密接触罢了。

浓淡年味,拾起的是节日,丢失的是传统。然而,年淡情未轻,浓浓年味,有时只能停留在想象和回味之中,而面对淡淡年味,我们应亲来用亲情、友情、爱情作添加剂去酿造,让年味浓烈起来。



今日“外婆家”

蒋秋霞

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,一块块农田圈围开发,我们曾经引以为自豪。忽然间,住进城里的人怀念起自己的家乡来,有的没了踪影,更干脆的连名字都没有了。

但是,上海嘉定华亭毛桥村却依然顽强地保存了原汁原味的风貌。依然是那庄稼、那树木、那河流,不曾动它一个筋骨,只是“梳理”,毛发变亮,整齐不乱,毛桥村是新农村的典范,美丽干净,无须华美妖娆,富有生态坦荡不施粉黛的魅惑。

毛桥村是自然味道浓郁的村庄,时间久了,难免破败、萧疏。2005年,毛桥村作为上海建设新农村9个先行试点地区之一,迎来了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家园时代。作为镇上人,我几度走进毛桥村,这里的外墙粉刷一新,房里的卫生、厨房也被改造成如同市区一样的方便。最令人感慨的是“小河的水清幽幽”



村代表上海入选“全国35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”行列。

第一期三个村民组就是现在毛桥村的“核心区”。这里保留了人民公社、知青小屋、百年老宅,还有桃树王等景观,农家乐菜饶有风味。人在里面走走,多不说,二三个小时可能还未尽兴。第二期五个村民组的改造也早已完成了,水系、树木都在,村庄变得干净了,齐整了,就像一个郊野公园。243户人家,600多位常住人口生活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,农民打从心里高兴、自豪。

穿过霜竹公路,走进毛桥村,每次都有“心”的收获,安静一下也好。现在,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,毛桥村正在计划开发旅游,敞开胸怀,让市民也来一晌贪欢。

明代才气横溢的才子很多,如杨慎、解缙、唐寅、徐文长等。但说到明文坛盟主,在诗词、文章、戏剧、史上皆有建树者,恐怕非王世贞莫属。

王世贞,字元美,自号弇州山人,江苏太仓人。太仓王氏家族是魏晋琅琊王氏之余脉,王世贞世代显赫,祖父王倬是成化年间进士,官居兵部右侍郎;其父王忬是嘉靖年间进士,官居兵部左侍郎。王世贞本人在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及第,先后任刑部主事、郎中、青州兵副使。当时杨继盛因弹劾权奸严嵩被处死,在严氏父子淫威下无人敢收尸,唯王世贞挺身而出,救护杨家后人。严嵩父子为此深恨之。王世贞之父王忬好收藏,偶得《清明上河图》,为严嵩所知,欲索去观赏,王忬便托人画了一幅赝品送去,严嵩得知真相,想置王忬一家于死地。这次王世贞出头,更加剧了矛盾。不久,严氏父子构陷王忬滦河失事之罪,欲斩。王世贞与

首尔大学在韩国名声响亮,它建在半山腰上,四周风景优美,绿草如茵。韩国学生对中国客人十分友善,午膳时常常围坐过来,有时要求和我们交换货币,他们说,中国的人民币终将成为国际通用货币,这是他们的预见。

这所大学的设计师是一位德国人,当年他的设计曾引发过争论,因为这位德国工程师留下了大片的空旷地带,有人质疑他为何不利用资源建造教学大楼、实验室、篮球场甚至足球场,而这位德国人说,留下这片空地是为了“停车”之用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,在韩国已有80%的大学教师拥有私家车,德国工程师敏锐地“预见”到日后车位的紧张,在设计中悄悄留下了这笔“资源”,我们在90年代后期来到首尔大学访问,已经见到有些教授因有事晚到校只得开着车到处寻找“泊车点”。

大家很佩服这位德国人的“预见”,为了培养学生的“预见”意识,这件往事就成了新生入学必须知晓的“课程”。首尔大学的学生对人民币的“预见”也印证了这一点。

任何时候,“预见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在我们上海,这几年私家车数量猛增,“停车难”的纠结常困扰着车主,外出办事常为

其弟为救父亲,不惜在严府外愿自罚代父咎罪,未果。此行令朝野正义之士瞩目。王世贞为此有感而发创作了戏曲《鸣凤记》,这是一部触及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,用形象的戏剧故事来抨击严氏父子专权纳贿、祸国殃民的专制,塑造了刚烈的杨继盛这一正面形象。后来王世贞还写了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。

明代“第一奇书”《金瓶梅》由兰陵笑笑生所撰,兰陵笑笑生是何人笔名,众说纷纭。但认定作者是王世贞的居多。王世贞之父被严嵩父子害死,王知严世藩好看色情小说,便创作《金瓶梅》,并在每一页页脚上沾上少量砒霜,想让严世藩读此书而毒发身亡。但有人认为《金瓶梅》写了许多山东风俗,王世贞是苏州太仓人,恐非其作;但也有人考证王世贞曾为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作序,熟悉草药,故在《金瓶梅》中把“三七”的功效写得如此精确。总之,这

无处停车颇多烦恼,而停车费又不便宜;我们在大力发展汽车事业时,是否已预见到了这一后果呢?

大至市政建设,小至家庭理财也要有预见,俗话说“养老防险”即是普通百姓的真知预见。其实,人生的规划、设计都需要有预见,缺乏预见的规划、设计往往是冲动的产物,当前有些年轻人盲目地频繁“跳槽”,耗费了时间和青春,后果却并不美妙,不能说和行事前缺乏预见无关。

同那位聪明的德国人相比,现今世界上也确有一些傻子,譬如策划和实施“收购”闹剧的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,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,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警惕,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说他们没有预见,那是轻估了他们,但这场“闹剧”恰恰证明了预见的重要性。完全可以说,有预见的人是智者,无预见的人是愚者。

成语云: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。打有准备之仗,就能成功,反之则必然失败。有正确的预见,即是有充分的准备,这是获得成功的前提。预见不是预测,预测难免有偏差,甚至导致信口开河,正确的预见是以事实为依据而进行科学的推理和判断,所以,“预见”是智慧的产物。有预见,我想,也应是智者和愚者的一个分水岭吧!

预见

金志浩



一个人,一条古运河。
一处偏僻的乡野,一条千年的运河。难道,这就是烟水苍苍的古运河? 绿绿的水,长长的水,南流,再南流,一路流过了,高高的树,低低的房。
长 河 上
下,白色的江鸥,一只白了,两只更白,漂白了天圆地方。
一个人,正好读书,在古运河边上。一直读到,很久很久。然后,离开,一个人,步履蹒跚地走,让风吹乱灰发,让脚走到疼痛。
风雪中
小站,在风雪中,旋转。高空很大,低空很小。漫天飞舞的雪,白的,黑的,在头顶的上方旋转。
四围边上,一切的车和人,围着小站旋转。
旋转的风,旋转的雪,将小站广场,一层一层,往上空提升。唯有,那大风大雪中,迎面开来,一列列蓝白,红黄和墨绿,那轰隆隆响着的火车,紧紧挨着,紧紧擦过,将悠然升空的小站,逆向旋转回来,一层一层,一再旋转回原来的位置。

古运河(外一首)

魏鸣放



过一个低碳环保的春节

缪 迅

春节期间加强燃放烟花爆竹管理的规定,可以说是年年春节来临时都要出台的,都免不了要三令五申一番的。只是如今过春节放烟花爆竹似乎已经成为了过年的第一道必需程序。就我们所居住的上海,春节一到,为数不少的人不管什么时候,什么地点,一律燃放不误。整个上海市硝烟弥漫,爆竹的碎屑飞扬……
有些人觉得,过春节嘛,烟花爆竹放得多就喜庆,就越能带来好运气。这年,就过得越带劲。而其实现,相信稍有些常识的人都很清楚明白,燃放烟花爆竹的人多,再猛,也还是没有好运气。多、再猛,也、和有没有好运气毫无关联。春节期间不加限制、无所顾忌地燃放烟花爆竹,除了似乎可以“营造些喜庆的气氛”外,倒是让人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它的弊病——春节里,老百姓的安全指数、幸福指数和愉悦指数本应该是一年中最高的,我们本应该在自己居住的都市里舒舒服心地到处走走,本不必走路要“三步回头”,唯恐你行走在街上时,不期而遇的烟花爆竹“亲密接触”。可当你行走在街上时,不期而遇的烟花爆竹很煞风景地到处响起,呛人的硝烟味直往你的鼻子里钻;回到家里,把窗户关紧了也不顶用,那烟花爆竹的“火药味”还往家里窜,甚至走在所居住的小区里也得小心翼翼的,不留神,或遭到惊吓甚至受伤。这个时候,而“中弹”,或受到惊吓甚至受伤。这个时候,还有什么“美好”、“愉悦”可言呢?
蛇年春节,我们少燃放些烟花爆竹,让我们的左邻右舍能清静些、让周围的空气洁净些、让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的安全指数“高一些、这不是很好嘛!

王世贞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其《艺苑卮言》一书。他力主格调为作品中心,在他40岁之后,王世贞对宋元的诗与明代归有光的散文作了肯定,由此对早年“文从秦汉,诗必盛唐”的主张有所改变。王世贞既是诗人、文学家,又是学者,其史学文字收入《弇山堂别集》,其文学方面内容收入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(共174卷)两书。另有100卷《弇州史料》,汇聚其对朝野秘录及奇事佚闻的记载。将王世贞的著作通读一遍,仿佛是一部较完整的明代史汇编,称得上“阅中肆外”四个字。

王世贞的博学,与其一生好书有关。王世贞在“弇山园”中建“小西馆”,藏书三万卷,其中有《周易》《礼记》《毛诗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之类3000册,不少是宋本精槧,他还收藏《烟江叠嶂》等名画,他对书画鉴赏亦有独到之处,故后人称王世贞为诗书画史戏剧全才,其言非虚也。



墨苑大家尹润生

王毅

瑞雪初霁的午后,阳光暖暖的。再次捧读焜耀艺林的《墨林史话》,依然感到受益良多,20多年前走上蓄墨之路,正是缘于这本书。作者尹润生先生,我国著名古墨鉴藏家,一位慈祥睿智的文化学者。

尹老爱墨、识墨,始于爱妻绘事所为,夫人张颖昭擅长丹青,常为绘画无佳墨为憾,尹先生伉俪情殷,因而奔走厂肆,汲汲寻觅,无间寒暑。开始时,但求实用,不事他求,既而访求,兴致转浓,对于墨的质料、形状、年代、款识、铭文、图案、产地、工匠、装潢、真伪等,研究对比,以求异同,过眼既多,经验日富,除了观察实物以外,更参考前人和时贤的有关资料,墨谱拓片,精研细斟,条分缕析,积之日久,遂成专家。一墨在手,立刻就能识别真伪,区分其流派,明确其时代,评定其优劣,不但在朋辈同好中推为行家里手,就连厂肆人对之奉若神明,得其一言以为准绳。

值得称道的是,在北平沦陷期间,日寇文化特务、古董商大肆掠掠中华古物,古墨亦在觊觎之内,尹先生得知后,心急如焚,劝告厂肆及文物商贩,以民族利益文化为重,抵制日人诱惑,自己更是不惜代价,举债变产,重金抢救,免劫流失域外,表现出一个中国文人的气节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尹先生如鱼得水,他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,抢救了一大批濒临散佚的古墨,或捐或让与国家。1954年应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之邀,出席文化部文物鉴定会,遂将古墨研究作为历史使命。之后,他与叶恭绰、张子高、张桐伯一起合编《四家藏墨图录》,并将所藏古墨捐给国家。今天《四家藏墨图录》,已成为后人鉴赏研究古墨的圭臬。

1970年代后期,尹先生奉命整理故宫博物院藏墨,编写了《故官藏墨目录》,同时奔走于多家博物馆帮助鉴定馆藏古墨,为弘扬中华墨文化鞠躬尽瘁。1982年在撰写《墨林史话》时,他倒在了满是文稿的书案上。

2008年,在时隔26年后,尹先生的遗作《尹润生墨苑鉴藏录》问世,这是尹先生长女尹雨立女士怀着对父亲的厚爱,对中华墨文化的敬畏,历时多年含辛茹苦整理完成的,它既了却了尹先生的夙愿,也使广大墨文化爱好者得以了解一代藏墨大家的心路历程。

余无缘先生门墙,但幸有先生书相伴。今年是先生仙逝30周年纪念日,遥望京城,思绪万千,耳畔响起了李商隐的诗句:“蓬山此去无多路,青鸟殷勤为探看。”

元宵灯谜

朱育珉

普渡众生

(四字新词语)

昨日谜面: 烦劳代

觅小折凳(外国山名)

谜底: 乞力马扎罗

(注:乞力,乞求大力;马扎,小折凳;罗,搜求)

